

中缅经济文化交流史中的和顺人

陈丙先*

Heshuners in the History of Sino-Myanma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Chen Bingxian

[Abstract] As the first emigration homeland in Southwest China, Heshun is located in the border area. It had lasted several hundred years for Heshuners to go abroad since Ming Dynasty. Heshuners travel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and served as a bridge for Sino-Myanma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paper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reasons why Heshuners went to Myanmar, the routes and course for Heshuners to go to Myanmar,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at Heshuners made to Sino-Myanma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和顺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处,古名阳温墩,因境内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更名“河顺”,后取“土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开发的历史很久远,可推至唐宋,因为近年来发现了南诏大理时代的古梵文碑。明洪武中,寸、刘、李、尹、贾五姓始祖从四川巴县随沐英、蓝玉、傅友德远征云南,以军职屯守和顺。此后,人文蔚起,科举蝉联,文明景象渐次形成,开创了和顺新的历史^①。和顺因为华侨出国历史长,侨属多而著名,被誉为“西南第一侨乡”。和顺全镇人口不过6000多人(2004年末统计数字为6159人^②),而侨居国外的人口为国内人口的100.2%,加上侨眷,为国内人口的167.6%^③,有10000余人,分布在缅甸、印度、泰国、印尼、新加坡、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还有不少旅居港、澳、台地区,其中以旅缅侨胞居多。

一、和顺人入缅的原因、路线和历程

和顺人出国入缅,与立寨时间同起始,至今已有600来年。几百年来,出于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另加地处边境这一有利因素,和顺人往返于中

缅之途。尽管由于时局的变化,入缅的风潮有所起伏,但从未长期中断。

(一)和顺人入缅的原因

几百年来,和顺人络绎于中缅之途,出于多种因素的推动。

首先,迫于生计。和顺至今广泛流传一民谣“穷走夷方急走厂”,“夷方”为腾冲以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今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缅甸境内,“厂”指位于缅甸北部的猛拱、帕敢、抹谷等地宝石、玉石开采场^④。这既说明了和顺人“走夷方”“走厂”的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谭天:《西南第一侨乡——和顺》,《中国西部》2005年第5期,第94页。

②和顺镇人民政府:《试论和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 <http://www.ynql.yn.gov.cn/readinfo.aspx?B1=3260> 2007年11月26日。

③《腾冲和顺侨乡》,云南日报网, http://www.yndaily.com/html/20080305/news_98_91556.html 2008年3月5日。

④杨大禹、李正:《历史和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9页,第30页。

原因,也说明了和顺从军屯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为亦农亦商的经济形态的原因。至于后来“十人八九缅甸商”的商主农辅的经济形态则是“走夷方”发展的结果,也是人口土地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因为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矛盾越是激化就会将越多的和顺人推向外地。据《阳温墩小引》所述,“若生在,贫寒家,米无升斗”,“为的是,家贫寒,才把外走”,“吾腾冲,田地少,而且薄瘦”^①。《尹其顺墓志铭》记述:“少失怙,日事樵苏,母夫人辛苦教养之。年十四之缅甸从商,始走夷山,未几迫走曼德勒”。《尹瑞瑜墓表》中道:“家徒四壁,先王母之苦节有难以殚述者。洎家君稍长……持家益窘,有饔飧莫继之势。家君乃请先王母曰,遭际如此,何以生为,不若学贾之为愈乎!先王母可之,于是走缅甸谋经营”^②。

其次,国内政治原因。朝代更迭,治乱交替。适逢乱世,当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为了身家性命,老百姓往往被迫将传统文化中安土重迁的古训置之脑后,拖家带口逃离故土,成为避难者。权力逐鹿中的失败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外逃,这也是和顺人入缅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和顺各姓宗谱记载,明正统年间,边地多战乱,民不堪应兵役而有大批逃亡缅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也有不少军户逃亡缅甸从商。崇祯帝亡,永历帝经腾奔缅,腾冲明遗民随去的不少,其中也有和顺华侨。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领导滇西回民起义,连年战争,回、汉民众大量逃亡缅甸。此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苏开先乱,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刘正伦之变,也都有一些和顺人逃往缅甸^③。

再次,随军入缅或供职于缅。中缅交往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是和平共处,但双方政局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波动还是使得边境地区时起狼烟。和顺地处边境,又是屯军之地,和顺驻军在战争年代自然要随时随大部队入缅作战。据张洪《南夷书》载:“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百夷王思伦法遣其酋刀斯郎寇定边县,西平侯沐英率兵御之”,“夷人驱象以战,马惊走”,“总旗刘安西奴请往”,“安西奴以五人赴之,斫一象鼻而回”,结果破敌象阵,沐公赠与“白金百两,马一匹,承制拜百户”^④。刘安西奴即为和顺刘姓人,算是和顺人最早出入麓川、缅甸者之一。《刘氏宗谱》所叙更为详实,说刘氏始祖从征云南,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春奉命征腾冲、南甸……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二代祖补役保升南甸州,与刘逵以从征麓川被贼掳去”。而《尹氏宗谱》注明二代祖尹资“袭千户后奉使缅甸”,时在洪武、永乐年间。正

统至景泰年间,阳温墩驻军随兵部尚书王骥,侍郎杨宁、侯璉先后征麓川。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金齿腾越参将邓子龙出征,到和顺“白发朝仪”以追思寸玉作为外交向导加强中缅关系之功,征聘类似寸玉的人物同使缅。直至永历帝奔缅,清兵于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平腾越卫,在腾明室官兵几乎全部归农为民^⑤。和顺入缅者中有很多俊杰入仕缅甸政府。弘治年间,和顺李姓五代祖李瓚作为缅甸王通事到中国宫廷任四夷馆教授,授鸿胪寺序班。清乾隆年间,有尹士楷、寸博学任通事,尹士玠任阿瓦华侨会长。而明代的寸玉则是兼通事、教授、序班于一身。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侨领尹蓉则成为缅甸王四朝国师。缅甸政府时期,身兼云南会馆会长及中华会馆会长的寸海亭因威望高而被推选为立法会议员。至近代,和顺乡人张德庆先生任缅甸所得税局局长。

最后,兴家立业。和顺人入缅既有迫于生计的谋生者,也有怀揣兴家立业之志的谋发展者,和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缅甸广阔的发展空间令很多和顺人甘冒葬身异域的风险而前往。《腾永关行记》载:腾越“北通片马,南控七司,为出缅甸门户”,“永郡之在滇省,地处极边,与缅甸接壤,一切货殖较他郡为多,故贾客亦最众”^⑥。腾冲成了古代我国西南对外通商的重要关口,也为滇西人民出国经商谋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与和顺人多地少的不利生存环境相比,缅甸却“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并且地广人稀,为走夷方的人实现兴家立业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腾冲历史上出现过的雄商大贾、实业家、著名商号绝大多数都是靠走夷方而发迹的”^⑦。所以和顺人“对走夷方充满了希望与梦想”,“他们坚信:要想过上殷实的日子,要想实现兴家立业的梦想,只有走夷方才有希望,才有奔头”^⑧。在缅甸发迹

①王洪波、何真《百年绝唱——一部早年云南山里人的“出国必读”》,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②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③⑤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参阅李光信主编的《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184页,第168~170页。

④(明)张洪《南夷书》,参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99页。

⑥(清)刘毓珂等《永昌府志》卷十七《市肆》,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⑦⑧杨大禹、李正《历史和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第30页。

的和顺人不仅经营着“三成号”“永茂祥”这样的著名大商号,还出了张宝廷、寸尊福、张兰亭等这样的“翡翠大王”。更值得一提的是,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乡级组织的同乡会和顺就有4家,而闽、粤、滇侨的中华会馆、云南会馆、华侨书报社等华侨社团的首脑均由和顺华侨担任^①。

(二)和顺人入缅的路线

和顺位于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处,而腾冲(古称腾越)位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实际存在的我国陆上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的境内末段永昌道上。由腾冲到缅甸的通道,资料表明有27条,归纳起来,主要有3条,即腾西北线、腾北线和腾西南线。腾西北线:自腾冲县城经古永、牛圈河、甘稗地、俄穹、昔董坝、大弯子、瓦宋、密支那,计105公里入缅,250公里到达缅甸密支那,经9个马站,需时8天。腾北线:自县城经固东、小辛街、茶山河、大竹坝、平河、片马、拖角,计205公里到达缅甸拖角,需时9天。再从拖角西南行215公里可达密支那。腾西南线:自腾冲、梁河、盈江到缅甸八莫,计225公里到达八莫,经7个马站,需时7天^②。和顺华侨早期在缅甸的落脚点正是八莫和密支那。

(三)和顺人入缅的历程

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及地处边陲的有利条件,和顺人出入缅甸频繁,形成“十人八九缅经商”,以致当今和顺人的大半居于国外。但是和顺人入缅的风潮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起伏。

和顺人最早进入缅甸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年前后,是由于军事外交关系而出使缅甸,诸如前述的刘总旗就是如此。所以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到缅甸的和顺各姓先人系和顺华侨出国之先驱,正是他们带回的缅甸自然条件优厚、资源丰富、容易谋生的信息,使得子子孙孙相约到早已熟悉的缅甸去开拓创业,事农从商^③。

但是,和顺是屯军之地,立寨之初居民多军户,不可能擅离军营入缅谋生。所以初期和顺人入缅难成风潮。正统至景泰年间,阳温墩驻军随兵部尚书王骥、侍郎杨宁、侯璉先后征麓川,后来战事平息,中缅边界上出现“边地靖息,民庶安堵”^④的相对稳定局面,阳温墩村军户陆续入民户。从正统后期到嘉靖初,前后约140年,升平无事,从商务农者越来越多,中缅贸易随之发展,巨商大贾及宫廷的太监、宝石采买官云集永昌、腾越。和顺华侨成为对外贸易的媒介,和顺华侨作为高级翻译官(通事)任职于中国朝廷、缅甸宫廷者始见于史书和石刻。明末至清代中

叶,边境有治有乱,和顺华人入缅随着时局而波动。清顺治十六年,平腾越卫,在腾明室官兵几乎全部归农为民,和顺居民中的剩余劳力或者是为生活所迫者免除了军营的束缚,出入缅甸更为自由了。乾隆初年后的三十多年间,入缅贸易的侨胞形成热潮,商业性华侨增多,以主营黄丝、棉花的“谦和号”“元盛号”“正泰号”等历经三四代人。乾隆后期中缅战争期间及战后,由于中缅对峙,乾隆帝下令“(缅甸)只求撤兵,未请纳贡,通商断不可行”,“严禁内地商贩不得出关贸易”,“缅匪降表一日不至,不可许其与内地通商”^⑤,中缅贸易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缅王派使者祝寿进贡,乾隆帝“兹以今岁为朕八旬万寿,敷天庆洽”,封“缅甸国王”孟云为“阿瓦缅甸国王”,两国关系恢复友好^⑥,此后滇缅贸易更为活跃,侨乡经济、文化更为发展。从乾隆至嘉靖、道光年间是和顺华侨的鼎盛时期。1878年缅甸开始修筑铁路,1890年曼德勒至密支那的铁路通车,1902年英国在腾冲设立领事馆,1903年曼德勒至腊戍的铁路通车,滇缅交通便利,贸易完全开放,出入自由,和顺华侨在中缅的社会地位日愈提高,商业更为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和顺侨乡经济有进有退,总的趋势是一天天萧条凋零,主要是日寇入侵所带来的损失巨大^⑦。

二、和顺人对中缅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

在600来年出入缅甸的历程中,和顺人为中缅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缅友好关系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一)沟通中缅,互通有无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邻邦,中缅陆上贸易历史悠久。进入19世纪,中缅商业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进口的货物有棉花、纱线、玉石、琥珀、象牙、

①杨发恩:《缅北地区腾冲和顺商家社团一览》,参阅杨发恩主编的《和顺·华侨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倪开升:《浅谈南丝路腾越段与腾越文化》,参阅李光信主编的《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③⑦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第7~27页。

④(道光)《永昌府志》,卷25上《新筑腾冲司城碑》。

⑤王先谦:《乾隆朝东华续录》,卷二十五及二十六,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928与934页。

⑥王先谦:《乾隆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四,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4页。

表1 缅北地区腾冲籍华侨商店分布表

地名街名	29 条街	28 条街	84 条街	胶脉	昔卜	恩墮	坎洞	果岭	东果坡	腊戍	密支那	孟拱	贺奔	抹允	八莫	宝厂	合计
华侨商店数	12	18	19	35	36	6	5	11	3	22	12	14	5	16	18	18	250
腾冲华侨商店数	6	7	7	14	13	6	5	11	3	7	10	13	5	12	14	15	148

资料来源 杨发恩主编《和顺·华侨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虎骨、蟒胆、和西欧铸件、日用生活品、劳动工具等,输出的有黄丝、茶叶、绸缎、白银及土特产品以及修路、挖矿的廉价劳工等^①。至清末民初,中缅贸易已进入全盛时期。在腾冲至保山、八莫、密支那、南坎的运输线上,商旅、货物往来频繁,年进出口商品合计约十万驮。根据1922年腾冲商会统计,进口商品有棉花二万驮、棉纱四万驮、棉布三千驮,还有煤油、干鱼、靛精、雨伞以及日用百货亦近万驮;出口商品大宗的有石磺、黄丝、细麻线、斗笠、花毡、干饵丝、条铁、铁锅、火腿、火炮等土特产品二万驮。大量商品均以腾冲为集散转运中心^②。民国时期修纂的《腾冲县志稿》载,经腾冲向缅甸方向出口的商品不下于80种,经缅甸进口的商品不下160种,进口商品来自五大洲的3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腾冲的商品又进一步扩散到中国各地^③。腾冲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来,几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商人组成的商队赶着驮运丝绸、宝石和各种货物的马帮,往返于四川、大理、保山、腾冲、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形成一条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最近的陆上贸易通道^④。出国历史悠久,国外华侨众多,作为腾冲华侨主要组成部分的和顺人在中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古代和顺人外出贸易大多是到缅甸。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晚于明代中期,和顺人已前往缅甸经商,并有少数人开始在缅甸寓居。至乾隆征缅之时,和顺侨民尹士汾、李万全是阿瓦地区的华侨会长,可见当时在阿瓦地区的和顺人已经不少。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专门到缅甸猛拱玉石厂挖玉的和顺劳工就达480人左右^⑤。

大量的和顺华侨旅居缅甸,尽管以当小伙计和从事普通工作的劳工居多,但行商坐贾和号铺老板也不少。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缅甸旧都南城阿摩罗补罗地区洞缪观音寺被火毁后,新修扩建的功德碑上阿瓦富商捐款者即有:谦和号、正兴号、茂生号、万顺号、元盛号、太和号、德盛号、美顺号、立昌号、玺顺号、茂盛号、福裕号、和盛号、正泰号、建昌号、三成号等,这些商号大多是和顺人开办的。李继东先生根据其已掌握的资料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和

顺人在缅甸和国内开过的商号共有61个之多^⑥。其中,云南最古老的华侨商号“三成号”也是和顺人所经营,是一个以和顺李姓人为主的华侨进出口商号,经营棉花、玉石、丝绸,在缅甸古都阿瓦、曼德勒以及缅北八莫、密支那,国内腾冲、永昌、下关、省城昆明,都设有栈口,从设号的道光初年至光绪末年,历经了祖、孙、曾四代人^⑦。从光绪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的60年中,和顺华侨开办的商号林立于国内外,国外分布于印度、缅甸、泰国,国内分布于保山、下关、昆明、重庆、广州、上海、香港及西藏^⑧。杨发恩根据闽侨陈起森1925年在仰光编印的《华侨宝鉴·缅甸之部》进行了统计,缅北地区的华侨商店共250家,其中腾冲华侨商店148家(见表1),占了60%。而腾冲华侨商店中又以和顺人的居多,如瓦城29条街腾冲华侨6家商店中和顺有5家,果岭、恰井、果东坡几十家腾冲华侨商店几乎全为和顺人所有,昔卜埠永茂和合计烟酒总公司并夷山一带16个分号全为和顺侨商所囊括^⑨。

(二)发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①李继东《和顺侨乡商号述略》,参阅杨发恩主编《和顺·华侨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黄槐荣《解放前腾冲县的马帮》,参阅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撰委员会编撰《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91年12月第一版,第100页。

③倪开升《浅谈南丝路跨越段与腾越文化》,参阅李光信主编《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216页。

④蔡雯《驿路商旅极边城——从腾冲马队商帮的兴衰看西部大开发》,参阅李光信主编《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⑤李继东《和顺侨乡商号述略》,参阅杨发恩主编《和顺·华侨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李继东《和顺侨乡商号述略》,参阅李光信主编《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24页。

⑦尹文和《“三称号”——云南最古老的华侨商号》,参阅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撰委员会编撰《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91年12月第一版,第15页。

⑧李光信《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⑨杨发恩《缅北地区腾冲和顺商家社团一览》,参阅杨发恩主编《和顺·华侨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华侨足迹所到之处,就会有“汉人街”“唐人街”的出现,就会发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于异域,树中华形象于他乡。

和顺人侨居国外,总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节俭等传统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作为和顺华侨生活真实写照的《阳温墩小引》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规劝和顺华侨行为,除了强调“勤劳致富”、“文明经商”这些必须恪守的人生准则外,还强调了“九戒”：“第一戒,最坏事,柳巷花楼”；二戒重婚娶“缅甸夷女”；三戒吸食鸦片,第四戒赌,第五戒懒惰,第六戒贪吃；第七戒讲穿,第八戒奢华浪费,第九戒妇女不持家不节俭^①。

在民族宗教方面,旅缅和顺华侨同其他籍华侨先后在洞缪、瓦城、密支那、八莫、腊戍、猛拱等地建关帝庙,把关羽当作汉家英雄的代表、祖籍国的象征,以此宣传“汉家威仪”。清光绪初年后,洞缪等地的观音庙建成,各地华侨坟山相继划出^②。

在华文教育方面,清光绪以前,办私塾,教授汉文,成为“旧学”,土生土长于缅甸华侨子弟也如国内学子能对课,能作八股文。如和顺华侨张成濂回国学习几年竟能中举,其弟张成清系缅甸妇女所生,却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和顺旅缅华侨纷纷带头办新学。如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寸海亭、李德贤创办瓦城昌华学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尹瑞琳、尹瑞瑜等创办皎墨新民学校;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尹继周、张永达等创办密支那华侨新民学校,等等^③。

建筑方面,1857~1859年,尹蓉为孟同王设计、督修了新都曼德勒皇城和宫内御花园——“德鲁乌茵(中国式花园)。“皇城之建筑形式,外城绝类云南腾冲城,所不同的是缅甸皇城是用砖石建造,而腾冲城则以石条砌成……”^④清光绪初年后扩建的腾越会馆盖于缅京中心地的通衢大街,会馆的正厅建筑完全是中国民族形式,酷似国内的和顺中天寺皇殿,使人在异国如置身祖籍国,如见家乡。当年曾有人题会馆大门一联:“苍山东峙,回首乡情;黑水南来,同心共济”^⑤。

此外,华人的服装、饮食、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经营理念等一系列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东西也由于华侨而带入缅甸,在当地传播,对当地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引入异域文化

和顺华侨出入缅甸,不仅将中国的语言文化传入缅甸,也将缅甸的语言文化带入中国,让国人了

解、熟悉缅甸语言文化和礼仪。和顺李姓第五代祖李瓚在宫廷所设的四夷馆为祖籍国培养了不少外交人员和翻译人才,而和顺到明弘治年间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深谙缅语的人才正是历朝入缅华侨人数增多的结果。李瓚稍后更有名的通事是寸玉一家几代人。王宗载的《四夷馆考》载:“腾越有寸文斌、寸玉、寸惜阴、寸肤养、寸应官、寸登云、寸秉东、贾武、刘国献等,先后授鸿胪寺序班,寸应官授四夷馆教授”^⑥。其中寸玉一家公孙就有5人,其余4人也全是和顺籍。故《腾越州志·疆域》载:“和顺乡,周围不满十里,离城七、八里,居民稠密,通事熟夷话者,皆出于期间也”^⑦。很多和顺华侨在缅甸呆的时间长,在那里娶缅甸妇女,回国时又将其带回国内,这些缅甸妇女也成了缅甸语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者。

和顺人长期出入缅甸,受缅甸文化影响,除了将缅甸的语言文化引入中国之外,和顺人在饮食、穿戴等生活习俗方面也打上了缅甸文化的烙印。

三、结 语

和顺人是古腾越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群体之一,因其出国的时间长,几乎同其立寨的时间相当,至今已600来年。现在和顺籍国外移民近两倍于其国内居民,华侨出国规模冠于腾越。和顺人长期出入缅甸不仅为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更主要的是和顺人在其长期对异域文化的接触中,在秉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积极开拓进取、兼容并蓄,以至形成和顺当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当今信息时代、文化社会,文化力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文化是发展的摇篮。发扬文化优势,在对过去经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成为和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① 邓忠汉:《〈阳温墩小引〉与腾冲“侨文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46~47页。

②③ 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参阅李光信主编:《腾越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84页,第184~185页。

④ 尹文琴:《建都百年话瓦城》,《新仰光报》第一版,1959年11月5日。

⑤ 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⑥ (明)王宗载:《四夷馆考下·缅甸馆》,东方学会,1924年版。

⑦ 屠述濂:《腾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1967年9月版,第28页。